中華古籍保護計劃

閱微草堂筆記 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明陸氏校刊

鄘之什 鄘

說已見邶

柏舟 芃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芃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呂氏曰芃姜婦人從夫謚○呂氏曰銳言父母詩鄭氏曰芃姜是母意敝幷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欽定四庫全書

衰亂之世淫風大行芃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作是詩次邶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髣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音紙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河中髣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

眉子事父母之飾鄭氏曰禮世子髽夾而朝亦
櫛纚笄總拂髦冠綏纓○孔氏曰髽者用髮爲
之象幼時髮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
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髮則知髽以枲絰故兩毛
也父母既沒則太之鬼大記云小斂主人袒髽
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髽纚色蠟反綾汝誰反髽
音朵儀匹也呂氏曰儀以夫爲法也猶夫曰皇
辟辟亦法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葚
他心諒信也○鄘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
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其伯也朱氏曰以
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實是我之匹故
我不嫁也○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
其不信我也鞫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氏曰
女子以母爲親故稱母而不稱父○釋文曰髦

韓詩作髧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
靡慝他得反毋也天只斥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
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
以毋嫁爲慝則其絶之甚矣○釋文曰
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芮伯薨侯世子薨侯已葬武公襲攻
芮伯芮伯入薨侯美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
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
國計其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
芮伯而篡立則芮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
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
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薨侯已葬而

芃伯自殺則是時芃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
謂之髮乎是芃伯未嘗有髮紱之惡也
戍公未嘗有髮紱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維賓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
國人惡之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
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
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
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掃去之反傷牆也○前漢
梁王芃傳聽閒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
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應說近之○鄭氏曰中冓之言謂頑與夫人淫
亂之語○范氏曰掃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
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
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惡之而茶能
不道既道而復以為恥又悔而相戒也
中冓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閨內隱奧之處
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除也○毛氏曰襄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
故託以戒○釋文詳韓詩作揚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
言之辱也

毛氏曰束高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楊氏
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固不可讀其汙

甚矣睋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肆而不反睋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蘩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氏曰宣公之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君子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君

尊也服盛服也○毛氏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次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編列他髮爲之假佗紛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紘懸填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不可知紛音計追丁回反紘丁敢反○朱氏曰委委者容自得之貌○孔氏曰宣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朱氏曰如山言其安重也如河言其弘廣也○嚴氏曰象服者謂褕翟音遥翟音狄褕翟羽飛之屬孔氏曰翟而言音遥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曰翟而言象鳥羽而畫之服飾如是而爲不善當如

之何○釋文佗佗他他
玼音此兮玼公兮其七翟也鬒眞忍反髮如雲不屑
鬀節反髲徒帝反也王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勑帝反也揚且七也反之晳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玼鮮盛貌翟褕翟闕翟也孔氏曰翟雉名也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鬒衆髮也釋文曰服虔云髮美爲鬒如雲言美盛也屑潔也○鄭氏曰髲髮也不潔者不用髮爲善孔氏曰說文云髮益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潔髲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髮而自潔美○王氏曰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孔氏曰以象骨搔音因以爲飾名之揥揚眉上廣○宋氏曰且語助也○王氏曰晳白皙○宋氏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瑳七我反兮美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展衣者以反絺是絺息利反袢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眉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也

說文曰瑳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展衣者以冊穀戶木反爲衣蒙尊復也絺之美者爲綃是當暑袢延是服也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綃絺之盛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也

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氏曰絺本爇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之服也袢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絺綌焉所以自斂飭也音如絆繫之絆說文同

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爲媛說文曰顏眉目之間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欤而天也胡欤而帝也問之也汝蓋自省察服尊嚴胡欤如天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憎之也亂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逐于世族杜氏相切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誕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謳謌聲色生焉○張氏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

桑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墮其人性㑹伴如此其聲音亦欤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慢也

桑中漸漸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俠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敘言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惛懲創之意隱欤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

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
言之雖今之世大常敎坊各有司存初不相
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
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仕於周遒之衰
甚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
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狄猶止於禮
義大敍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譏世
變之始也俗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庳雜自
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豈大於此矣唐
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
非之況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
子之問廼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
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
藝乎

夕蘭女蘿兔絲沫衛邑蘇氏曰書曰明大命于
沫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朱氏曰]妻弋庸
皆著姓也○[朱氏曰]言世族在位皆有是德行
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呉棫曰]
采唐采麥采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
名而託之以采唐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封邑名○毛氏曰庸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中三章章七句

之不若也

毛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縗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惛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縗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焉復興焉胡氏春秋傳曰楊氏曰此載衛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為夷狄所滅之戒考於曆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之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鶉音純奔音賁○毛氏曰興也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舜文曰韓詩云奔奔疆疆乘匹之貌○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孔氏曰惡頑之辭○左氏傳奔奔作賁賁

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鶉之疆疆鶉音純奔音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孔氏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笙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從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富焉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

於漕是爲載公是年載公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
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孔氏曰鄭志答
張逸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
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
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
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
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不雨曰營營室謂之定孫炎曰
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也○
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
謂之營室謂小雪時○孫樂劉氏曰建亥之月
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地勢楚
宮楚丘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

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
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
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
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
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
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
出而晝其景漸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
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屬
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
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然匠人不言以定
星參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室猶宮也○
釋文曰椅木叢生也似梓實如小栗○毛氏曰
椅梓屬陸璣艸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陸氏

木疏曰 椅梓音秋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

○鼂氏曰 其质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

范氏曰 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椅栗之爲女贊朱氏曰椅栗可以備邁實梓漆之供罷用可知是用於十季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他日於此伐琴瑟

升彼虚兮登彼虚以望楚兮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王氏曰 虚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虚是也朱氏曰虚故城也○毛氏曰 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

京高丘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

鼂氏曰 登虚以望楚丘觀其參旁邑朱氏曰堂楚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

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又多桑

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宫室也終焉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嵐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曰終焉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升彼虚兮

其土宜

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鼂氏曰 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 零落也倌人主駕者○蘇氏曰 見星而駕○釋文曰說舍也○鄭氏曰 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淵虚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誠明云尔是人也亦小充此道矣

毛氏曰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鄭氏曰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
農急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
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騋牝亦三千矣○嚴氏
能致○王氏曰言國君之富者宜以馬也朱氏
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程氏曰一章
言建國之事必深慮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
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爲皆
如是也今文曾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
致殷富人謀臧則龜筮從矣末章敘其勤勞以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
弟

毛氏曰蝃蝀虹也○程氏曰蝃蝀陰陽氣之交
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
陰來交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
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奔猶蝃蝀之東人所
醜也○鄭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
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
惡之甚○嚴雅蝃化蝀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
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

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
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
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
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太家而不能得其
善惡可見矣

朝隮于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
母

程氏曰朝隮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
之順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鄭氏注曰
隮虹也詩曰朝隮于西○程氏曰崇終也從旦
至食時爲崇朝○程氏曰朝隮于西陽感陰也
陽感陰則是陽爲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
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
是矣

乃如人也懷昏姻也大菑信也不知命也
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氏曰人雖有
欲苟惟欲之從則入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
以不自失爲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
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從制欲則能順命王氏
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
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刺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
在位哉先君之化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蔡儀人而蔡儀不死何爲

○程氏曰相視也○程氏曰儀威儀也○陳氏曰
鼠毋汁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
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韓愈聯句云禮鼠模

而立○山陰陸氏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

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容止孚經曰容止可觀

鄭氏曰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鄭氏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窮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亦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于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人君樂告以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焉

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

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焉位焉相舟之仁人見愠於羣小以至於覲閔焉

侮者以頃公故也狄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子子居僎反于旄在浚蘇後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妹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子子特出之貌○孔氏曰于之皆有旄有羽旄者牛尾也羽旄之羽也李氏曰于與竹竿字通用家語曰于旄之忠○周禮注曰徐鳧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用之謂之夏采○程氏曰注旄于旌九旗皆狄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

旗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旗云旌皆通言尔謂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其下有旒縿朱氏曰縿旗之體也旒縿之垂也旄旌旗建之車後○臆所衛反旒力周反

毛氏曰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爲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者也程氏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紕疎布之狀組密鞶之狀祝疑爲笠扉積之意○朱氏曰此設爲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

彼妹者子何以予之

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紕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妹者子何以予之

子子干旗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妹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旟鳥隼曰旗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旗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旗旗亦有旌二章互文也言旌則有旒縿言旗則亦有旄矣下邑曰都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王氏曰紕之以爲組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妹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羽爲旌孔氏曰尔雅云注旄曰浚都之城也祝織也王氏曰組成而祝之故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城都城也朱氏曰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縿有旃旗之

詩曰紕中言組終言祝祝斷也○臆按馬四至於五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遯也朱氏曰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

之言類此者多矣○左氏傳曰干旄何以告之
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伤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
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
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喜彦
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
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戴公與
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朱氏曰
露未有宮室而廬居也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没則不得歸寧皆義也
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朱氏
曰聖人錄衆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
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

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
涉我心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朱氏曰
悠悠遠而未欲之貌漕衛東邑也行曰跋水行
曰涉釋文韓詩曰不由踄遂而涉曰跋涉○朱氏曰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毛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

矣爲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
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
謂曉狄易見秋不閟也
宋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
毛氏曰閟閉也
涉彼阿丘言采其蝱者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
人尤之衆稱直吏反且往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陸璣疏曰蝱今
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其子在根下如
芋什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王氏曰
采蝱所以療鬱結之疾○
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箋善猶多也意已如此朱氏曰漢書岸善
崩女子之於懷思蓋於男子○
毛氏曰行道也

○
曾氏曰將欲升高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
其蝱以療鬱結之疾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
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
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稚且狂非眞猶
許人以爲稚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
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稚乎其狂惑
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恋不識緩急一至於是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邑誰
因誰極大夫君子霖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
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
宋氏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
毛氏

極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邦欤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夫君子爲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欤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王氏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蘇氏曰載馳五章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非今日四章故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衛

說已見邶

淇奧於六反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文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佗是詩也孔氏曰武公和釐侯子○朱氏曰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又佗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可知矣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於宜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瑳

七河反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況勉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況云反兮

曲之地○毛氏曰淇水之旁亟今多美竹
他所弗迨也晉左思三都賦敍云見綠竹猗猗
則知衛地濱臭之產○朱氏曰漢書所謂淇園
之竹是也○毛氏曰猗猗美盛貌程氏曰猗猗
言竹之態匪文章貌王氏曰攻功記曰且其匪
色必似鳴矣匪者有文章之謂也治骨曰切象
曰瑳玉曰磨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
明德赫赫烜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大
學曰如切如瑳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
君子終不可諠兮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
也○程氏曰赫兮喧兮威德輝著于外也瞻章
云善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穆文曰韓
詩竹作藩薄徒沃反云篇蕭也石經同毛氏曰綠

王芻也竹篇竹也喧譁詩作宣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兮有匪君子充耳琇瑩
會弁古外反弁皮變反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喧
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程氏曰青言其色充耳
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
弁孔氏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諸侯
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會縫
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
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成公諸侯則王用
三采而璂飾七○范氏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
以玉繅藻而處狀似星也○程氏曰二章言其
威儀之美服飾之盛
瞻彼淇奧綠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

坐如璧寛兮綽兮猗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程氏曰】如簀言其盛密比如簀○【毛氏曰】金錫鍊而精坐璧性有質程氏曰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坐璧然○爾雅曰寛綽也郭璞云謂寛裕也○【毛氏曰】重較卿士之車孔氏曰周禮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令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呂和叔曰古者車箱广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衒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衒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矛常則憑較若廡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程氏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毛氏曰寛緩弘大則雖戲謔不爲虐矣○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淇奧三章章九句

衛武公美莊公也○【毛氏曰】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孔氏曰莊公楊戍公子

孔叢子孔子曰於衛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世○【程氏曰】衛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世之士而棘禍於衛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況元反

言樂者是終山澗不出之意

【毛氏曰】衛槃樂也山夾水曰澗○【鼂氏曰】碩大也寛覺永長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

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楊氏曰矢如皐陶矢厥謨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鄒氏曰澗韓詩作干云境埔之處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毛氏曰曲陵曰阿邁寬大貌○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朝○鄒氏曰阿韓詩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黃曰干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曰高平曰陸○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楊氏曰自陳不得告君以善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非所謂山澤之儒形容

道遠者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觀之疑說差近但未見訓詁所出耳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高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

孔氏曰此詩陳其機反衣於兗反錦褧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頎長貌○鄭氏曰褧禪也衣錦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著說文曰褧蘇也蘇枲屬○朱氏曰褧儀禮作景禮記作絅○毛氏曰東宮齊太子也孔氏曰左氏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姨

妹之夫曰私○毛氏曰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
○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
公詩云曹公維私尊子也○王氏曰言族類之
賚
手如柔荑美徒奚反膚如凝脂領如蝤蛴似修反蠐音
齊齒如瓠犀戶故反犀蠐音秦瓠戶故反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莧反兮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朱氏曰茅之始
生曰荑膏領頸也蝤蠐蝎蟲也孔
氏曰蝤蠐在木中白而蹙故以比頸瓠犀瓠瓣
朱氏曰瓠中之子也言其方正潔白而比
次整齊也蠐音廣顙而方顁氏曰蠐謂蜻蜻也
○孔氏曰蜻蜻如蟬而小有文此蟲額廣而且
方○朱氏曰蛾螓蟲蛾也其腦細而廣○毛氏曰

倩好口輔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頷車也是牙外
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盼白黑分朱氏曰白黑
分明○王氏曰言容色之美○論語子夏問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注上二句在
衛風碩人之二章下一句逸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銳反于農郊四牡有驕彪
橋反朱幩符云反鑣表驕反翟弗音弗以朝直
遙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毛氏曰敖敖長貌○朱氏曰說舍也○農郊近郊○
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鑣扇汗且以爲飾
釋文曰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
孔氏曰此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鑣
鑣盛貌孔氏曰四牡之馬鑣鑣而盛清人云駟

介慶慶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孔氏
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
謂之第因以翟羽爲之飾蓋厭翟也後其羽使
相厭也○宋氏曰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
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
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褻君
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鄭氏曰以君
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王藻曰君日
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釋文曰說本或作佗稅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施眾音弛濊濊呼活
反鱣徒旱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葭音加菱他
覽反揭揭其列反

衛居河之北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
活活○毛氏曰河在齊西北流鞏氏曰齊地西至於河
濊濊施之水中說文曰濊疑流也○朱氏曰濊
濊罟入水聲也鱣鯉也鮪鮥音洛也孔氏曰郭
璞云鯉今赤鯉也鱣大魚似鱓而短鼻口在頷
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麁二三丈今江東呼
爲黃魚時陸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
似鐵兵銳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鮥以今驗之
則鯉鮪鱣鮥皆異魚發發盛貌釋文曰魚着網
尾發發然葭蘆葦亂五患反也孔氏曰郭璞云
蘆葦也亂似葦而小陸璣云亂或謂之荻至秋
堅成則謂之萑以今驗之蘆亂別艸也揭揭麁

○箋氏曰庶士其媵臣也○鄭氏曰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義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釋文曰發韓詩作輟孽韓詩作轍楬韓詩作

怡樂

碩人四章章七句

哀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靡別遂相奔誘華戸花反落色衰寖相棄背哉乃困而自悔悉其妃音配耦故敍其事以風福鳳反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樂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配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肇有人倫以來未聞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宣公不遵自斑於禽犢不足紀也風化流於其民陷之於不義而顛沉其生亦可傷哉故哀之詩不罪於其

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其君也

陳氏曰詩人蓋有所指而云備一人之始末以爲戒也

美反正刺淫泆此兩語煩複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

哀之蒉蒉天之反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毛氏曰哀民也○宋氏曰蒉蒉無知之貌○鄭氏曰布幣也幣帛所以貿買物也○鄭氏曰季春始蚕孟夏賣絲匪非即就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毛氏曰丘一成爲頓丘○匪民曰良善也將請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吾民誘己乃送之涉淇水至

此頓丘定宮家之謀非我心欲過子之期子無
善媒來告期時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
愆秋以與子爲期朱氏曰初言哎者始見其來
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於汝之矣此言
之次第
氓假貿絲而來即我謀本謀挈是女而歸也
及哎之嗤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謫之
曰匪我愆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遵途故我
乘彼垝垣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
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
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邁
毛氏曰垝毀也○鄭氏曰復關哎之所在也○
正義曰不見復關泣涕未見也其憂

如此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兆卦之體孔氏
此○毛氏曰復關哎之所在也○正義
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辭左傳曰其繇
曰一簣一簣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
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賄財遷徙也○歐
陽氏曰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予而爾乃決以
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于
嗟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
之耽兮不可說也
宋氏曰沃若潤澤貌○歐陽氏曰桑之沃若諭
男情意盛時可愛至葚而殞又諭男意易得衰
落朱氏曰桑之沃若以比始者容色美盛情好
歡洽之時也桑之黃落以比色衰而愛弛也○

毛氏曰鳩鵴音骨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鄭氏曰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蔑外事惟以貞信爲節○朱氏曰士之涘自媿悔之辭主吾婦人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蔑可觀爾非眞以士之耽爲可說而怨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孟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毛氏曰隕墮也○孔氏曰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毛氏曰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鄭氏曰帷裳蔽容也○孔氏曰蔽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爲容飾爽差也○

朱氏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吾見弃而歸也

未嘗差其所守而士者自貳其行蓋由其心無所至極而二三其德故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躬身也

歲爲婦事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爲勞早起夜臥靡有一朝不然者與爾始相與謀約之言既已遂矣而爾遽以暴戾加已○鄭氏曰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朱氏曰然亦何所歸咎哉但靜而思之躬自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也及爾偕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總

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

朱氏曰 及與也 ○ 毛氏曰 洋坡也 鄭氏曰 洋讀
爲畔畔岸也總角結髮也 孔氏曰 婦人未笄直
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晏晏和柔也 ○ 孔氏曰 旦
旦猶怛怛鄭氏曰 吾其懇惻款誠 ○ 蘇氏曰 始
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
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 ○ 朱氏曰 我總角
之時與時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
以至於此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
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
也思其反之謂也 ○ 說文曰 怛悬思

右第六章章十句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 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
自止焉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 籊籊長而殺也 ○ 歐陽氏曰 衛女之思
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
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 ○ 朱氏曰 我豈不
思衛乎遠而不可至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父
母

泉源解見泉水 ○ 朱氏曰 言舊時游泳二水之
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

乃可反

毛氏曰瑳巧笑貌簡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狄於二水之上念昔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擢直致反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橈音饒○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歐陽氏曰淇水滺滺狄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朱氏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同意○釋文滺滺依字作悠悠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蘭刺惠公也騎而鞢禮大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即位時季十五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莫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此艸支葉柔弱○宋氏曰支枝同沈括云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

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孔氏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宋氏曰雖則佩觿狄鞢成人之德但能傲狄不我知而已吾驕而鞢禮餘鞢所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鄭氏曰容容刀也○孔氏曰大東云鞾鞾佩瑮瑲也○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狄有節度○蘇氏曰支石經佗枝說文同

芃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朱氏曰沈括云芃蘭之葉如佩韘之狀○韘決也能射御則佩韘孔氏曰玦決也挾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用象骨爲之甲狎也○

廣漢張氏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褻所知之氣象著盡莫掩矣○釋文曰甲韓詩作狎

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

芃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桓公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

○鄭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親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則不可以往來矣公曰何故對曰臣之勇在衛愛臣若終不相遠所載似可倍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君子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丘或反子望之

毛氏曰杭度也○鄭氏曰誰謂河水廣與音餘
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
自不往耳非爲其廣宁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
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
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孔氏曰文公之時衛已
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
今雖陽亦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鄭氏曰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云二百斛曰刀孔氏曰穅名
也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亏僞反王前驅過
而不反焉鄭氏曰衛宣公之詩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佗狄無明
文可放

鄭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
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敍其
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
暴人能通冤下之志是以能成冤下之務兵者
毒民於冤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冤地
之和致水旱之災故暴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
則皆以嵗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已
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
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揭武貌○鄭氏曰桀英桀○毛氏曰殳長丈二而無刃○宋氏曰婦人自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鄭氏曰蓬艸也首如飛蓬髮亂也○毛氏曰婦人飾容髮容飾適主也朱氏曰傳云女爲說己容
膏所以膏髮沐所以沐髮也左氏傳褻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褻遣展喜以膏沐之
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鄭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鄭氏曰人言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願念也甘心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宋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甘心於首疾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忘也吾毎又音悔
伯使我心悔
毛氏曰諼艸令人忘憂孔氏曰蘐諼非艸名背北堂也孔氏曰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悔病也○鄭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艸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以忘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而心悔焉爾
觀之以忘憂○宋氏曰思得艸之美者玩以忘憂

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管疾而已也○釋文曰
竣本又作菌說文作箘云令人怠憂也○蕙氏
曰韓詩作馬得萱艸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耦焉古
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辨
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孔氏曰大司徒曰以荒政
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婚者
多也○瓜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
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
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睘人傷之寧
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
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
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

之心其能迨此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深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毛氏曰石絕水曰深○范氏曰狐獨行於水之
深失其所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
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爲作裳者欲與爲
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毛氏曰厲濿可厲之芻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帶
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吉其衣服之不備也

有狐二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唯季友之車馬鼈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伯是詩也孔氏曰衛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漕嵎公乘馬朁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奠軒重錦三十兩戴公承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言居匪報也永以爲好吟報反也

毛氏曰木瓜林木也孔氏曰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莖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瓊玉之美者說文曰瓊赤玉也琚佩玉名○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

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爲報姑欲永以爲好而不忘爾益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棘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棘窮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遥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瓊玉石孔氏曰瓊是王之美名非王名也琚瑤玖三者互也琚言佩王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釋文曰玖字書云玉黑色○孔氏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一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六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兼州之南始孝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鎬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舊都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路均故也自是豐鎬爲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太戎攻宗周殺幽王亏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亏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

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
復雅故貶之謂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孔氏曰尊之猶
尊之○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
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狄其王號
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傷感彷徨焉反復言
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毀壞
而其地盡爲禾黍○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

以黍而種故謂之黍孔氏曰黍可爲酒○
離離垂也○爾雅曰粱稷也孔氏曰粱者
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郭璞云今江東人
呼粟爲粱然則粱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也而
本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
故先儒共疑焉說文曰稷百穀之長泥括曰稷
乃今之穄子例反○孔氏曰黍苦離離稷
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氏曰搖搖行也靡靡
猶遲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
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
無所薄○鄭氏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
怪我久留不公○毛氏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
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
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

視之蒼蒼欤則稱蒼天○（李氏曰）周大夫嗟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合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苗在穗實之間而已見稷之實則詩人之意也（張氏曰）黍離之詩言黍言稷皆以興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前後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非一見而已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前後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非一見而已也

（李氏曰）周大夫嗟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合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苗在穗實之間而已見稷之實則詩人之意也（張氏曰）黍離之詩言黍言稷皆以興

佗棲○毛氏曰塒雞棲墻而棲曰塒孔氏曰寒卿鑿墻爲雞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亏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鄭氏曰言蕃產出入尚有期節並於行役者乃反不也○朱氏曰雞欲使我之不思不可得也釋文塒佗時曰本亦佗塒君子亏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雞棲亏櫟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君子亏役苟無飢渴毛氏曰佸會也雞棲亏杙羊職反爲櫟括至也鄭氏曰苟且也○朱氏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

君子陽陽閑閑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亏萬反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且亏徐反

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蓽氏曰莊子曰以陽爲充孔揚則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枯也○金溥鑠也○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毛氏曰笙竽也孔氏曰簧者笙管之中以簧表笙○鄭氏曰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曰路寢房中也譜云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朱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賢者不可助聲○

居也雖有眷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遙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鄭氏曰】翿舞者所持纛也○【鄭氏曰】敖者樊舞之位

徒報反也○【鄭氏曰】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亏毋家周人怨思焉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疎以保其母家而使畿甸之民遠爲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幽王之禍申侯實爲之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讐言也乃不能討而反戍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也亦甚矣民之怨也宜不亦以此歟○孟樂劉氏曰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氏載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流蒲楚翳堪憂叹奔伦奔湍解王鄭諸篇未易求○【歐陽氏】

人謂它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毛氏曰予王
毋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
縣是也迫於強楚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朱氏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遄歸也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朱氏曰書呂刑禮記
伦甫刑○孔氏曰呂侯後爲甫矣○毛氏曰言
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秉章以變文因俗甫
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
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
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艸也鄭氏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

艸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
音未許其異也許諸姜也國語曰申呂雖衰齊

許猶在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雚嘆也雚況夫反閔周也夫婦曰以哀薄凶季饑
居疑反饉音覲室家相棄爾
毛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
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廢也其使之也勤其取
之也亷則夫婦曰以哀薄而凶季不免於離散
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
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爲政豈民散將叢以爲國
矣

中谷有雚暵吟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噧

口愛反其嘆土丹反矣嘆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氏曰興也雚雚音佳也孔氏曰釋艸云雚萑薍今蒹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蒹音充蔚音尉

孔氏曰暵燥也○毛氏曰仳別也○鄭氏曰雚雚暵燥謂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季則至相棄也○釋曰慨欷而嘆自傷遇君子之窮厄○鄭氏曰凶季而遠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欷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雚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嘯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脩條欷歔也○鄭氏曰脩茂者也蔵茂者爲所暵○鄭氏曰條條然歔欷也○鄭氏曰歗蔵吟也悲恨深於歔欷矣○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古者謂死婺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

中谷有雚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泣其泣矣何嗟及矣

啜泣貌○鄭氏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鄭氏曰啜泣者窮之甚也○箋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孔氏曰桓王林平王孫諸

侯背音佩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采樂音洛
其生焉朱氏曰按左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王貳
亏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郎位
將平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
之禾五季王遂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
鄭鄭伯禦之戰亏繻葛王平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有兔爰爰雉離亏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力支反尚寐無吪五戈反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爲羅○罹憂吪動也○鄭氏曰尚無幾
也○毛氏曰罹憂吪動也○鄭氏曰爲此詩者
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
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鄭氏曰
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鄭氏曰雉兔者往焉蓋采捕於野者多得雉
兔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爲比也兔之
大以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
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亏罬音孚我生之初尚寐無覺古孝反
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聰

毛氏曰罬覆車也孔氏曰下傳罬罦兔此一也
繹罷云罬罦也罦謂之罬罬謂之罦覆車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罟以
捕鳥獸展轉相解也釋旱覓反罟音古縣反造爲
也

有兔爰爰雉離亏罿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
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氏曰罿罦罬兔罟也○罦芳富反罬音桴
車上曰罿庸用也聰聞也

兎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力軌反王族刺平王也周室繼衰棄其九族焉繹文佺刺桓王曰本亦佺刺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王案詩譜是平王桓王○鄭氏曰九族者據己上並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孔氏曰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一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

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箋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觸屬自有宗族之義○毛氏曰水厓曰滸○勰海新氏曰

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毋風云麓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

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艸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滸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毛氏曰涘厓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孔氏曰 禽雖云夷上灑下漘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毛氏曰 昆兄也○李氏曰 不與我相關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 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事雖小一日不見憂懼於讒矣○鄭氏曰 朝有讒人則下見於君憂爲○李氏曰 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不敢有所爲○孔氏曰 既以葛蕭艾爲喻因則秉間而讒之○毛氏曰 既以月秋歲爲況也設文各從其韻也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 蕭所以共祭祀孔氏曰 釋艸云蕭荻李巡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膋爇之也○孔氏曰 三秋設吝三春三夏其義亦同取其韻耳

彼采艾五美盖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 艾所以療疾

毛氏所謂事雖小益通三章吝之葛之爲絺綌蕭之芡祭祀艾之療疾特詁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蓋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

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
予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雌也蓋之切生也乘其大車檻檻然服菼雌毳冕以決訟鄭氏曰毳衣衣繪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雌○孔氏曰毳衣三章裳二章○王氏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益八命加一命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
予弗奔

毛氏曰啍啍重遲之貌璊赧也孔氏曰赧淺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爲赧毳衣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雌其赤者如赧二章各舉其一耳○王氏曰如菼言其衣之色如璊言其裳之色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度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皎日約誓之辭也呂氏曰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妻已葬後啟之

以納後素仁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
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伦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桓王子

毛氏曰留氏子嗟字也李氏曰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昜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鄭氏曰施施舒行孟子曰施從外來○陳氏曰施施自得之貌○

鄭氏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黃徐來以從我朱氏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辭

丘中有麻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毛氏曰子國亦字也毛氏曰子國子嗟父○

庶幾黃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鄭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畸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季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率取虢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會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伯釋文曰新鄭在榮陽宛陵縣西南

緇側基反衣羔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氏曰武公掘突當平王時父謂武公父桓公也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鼂入所佗何爲三章皆善適子之館兮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媿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爲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緇黑色○王氏曰緇衣朝服也毛氏曰卿士聽朝之正服也○孔氏曰緇衣卿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敝壞也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淫染練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爇則爲緅又復再染以爇則成緇矣○程氏曰宜善其備○毛氏曰緜餐蘇尊反也王氏曰緜餐於王室○毛氏曰緜餐蘇尊反也王氏皆受館於王室○毛氏曰緜餐蘇尊反也王氏曰緜餐漆練者之精者朱氏曰漢有白緜之刑給春導之役是也○范氏曰相公武公之爲司徒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朱氏曰善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予願爲子更爲之○范氏曰適子之館兮親

之也還予授子之粲兮又授之以歛貪也兎親
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粲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爲也
緇衣之蓆音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
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
弟弟叔失德而公遷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
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
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爲
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
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
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
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
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
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
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
鄭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亏死叔之未襲鄭也有
罪而未亏死是以誅而不聽非慶之也未得
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敍此詩以爲不

觡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遵而公弗禁祭仲諫
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
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二十
五家爲里杞木名也孔氏曰杞柳屬也生水傍
葉麤而白色理澈赤折言傷害也○鄭氏曰無
踰我里言無踰越我家事也○鄭氏曰無折我樹
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朱氏曰雖知汝之言
誠可懷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
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
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
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彊忍之木孔氏曰園者
樹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爲車陸
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
而意則與之如待人僚祖告昭公以公季氏
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豈敢愛多畏我父
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
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
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
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

之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亏田刺莊公也叔處亏京繕甲治兵以出亏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亏田巷黍居人豈黍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遵反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氏曰國人愛之以譬叔出亏田則所居之巷若黍人矣非實黍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心以得衆心爲仁以飲酒爲好以譆服馬爲戚楊氏曰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者亦以褒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亏狩黍又反巷黍飲酒豈黍飲酒不如叔也洵

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鄭氏曰叔出則巷黍可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黍服馬豈黍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毛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歐陽氏曰叔出則巷黍能服馬之人矣

叔亏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亏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亏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弱段爲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亏晉章失之矣○鄭氏曰莊公之於段愁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亏鄢以罪鄭伯詩人喜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荅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

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爲世戒也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祖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爲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大叔亏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火烈具舉禮音祖裼素歷反暴虎獻亏公所將七羊反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縱苦定反女

孔氏曰織組者摠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遒如織組之爲○毛氏曰叔之從

公田也驂之與服諧和中節兼氏曰五御之法前舞交衢者益詩所謂如舞者也兩服如驂舞服諧和中節就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服制於衡平得舞衡舞其舌舞者驂也蘇氏曰李巡曰禮楊脫衣見體曰袒裎也○宋氏曰烈熾盛貌○毛氏曰具俱也禮禮

肉袒也孔氏曰李巡曰禮楊脫衣見體曰袒裎也○宋氏曰烈熾盛貌○毛氏曰具俱也禮禮暴虎空手以搏之徒習反習也○陳氏曰火烈具舉疏以爲宿田不知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禽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毛氏曰國人頌之曰頌叔善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具俱衆如此○釋文叔亏田伯大叔亏田者誤棄伯母曰本亦作釋叔亏田乘乘兩服上襄丙驂雁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縱苦定

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鄭氏曰二服中央夾轅者孔氏曰小戎云騏駵是中駟驪是驂驌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云兩服夾驂驌也上驌者吾爲衆馬之最良也朱氏曰猶吏所謂上駟也雁行者吾與中服相次敍孔氏曰雁行者兩驂與服馬其首差退良亦譬也○毛氏曰揚光也忌辭也○朱氏曰抑發語之辭○毛氏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亏田乘乘鴈奮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奮冰忌抑忌曼柔亮反弓忌

毛氏曰驪曰雜毛曰鴈郭璞曰今所謂烏腮馬

齊首馬首齊也○鄭氏曰如手如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朱氏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氏曰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孔氏曰掤左傳作冰箭箙蓋也忌弓弢吐刀反弓仇氏曰忌者盛弓之囊也謂馳弓而納之弢○朱氏曰忌弓囊也

鄭氏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容整暇如此○釋文慢作嫚曰本又作慢

鷽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遏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詼

笑而遵之者也詩人眞以兄弟之心爲莊公
憂耳豈知其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佞報反利而不顧其君文
公惡烏路反而欲遠于萬反之不能使高克將子
匠反兵而禦呂反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玉羙反
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
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禮危國亡師之
本故作是詩也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春秋閔公
二季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
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
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氏曰好利不顧其君主
心於利也
明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
制爵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猶未明斷而遠之可也寵之可也
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
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音彭駟介音四旁旁補彭反二矛夢厥反重直龍
反英河上乎翺翔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衛
之河上鄙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毛氏
曰介甲也○二矛酋矛夷矛也孔氏曰酋矛常
矛而有二備折壞○毛氏曰重英有英飾也孔
息○鄭氏曰二
有四尺夷矛三尋長短不同其飾相累又云一
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
飾蓋絲纏而朱染之○王氏曰英之以毛羽○

朱氏曰翱翔蘜事之貌○永嘉戴氏曰夫擁大衆於外而蘜所事亦爲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乆逍遙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麃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云荷傳音何謂刻矛頭受刃處爲荷葉相累也沈旣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釋文
云韓詩喬作鷮
毛氏曰軸音逐駟介陶陶徒報反左旋右抽敕由反中軍作好吟報反
毛氏曰軸河上地也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
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陶陶樂而自適也○永嘉戴氏曰左詔御者
御者習旋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灣將居鼓下故詔者在左孔氏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
右人持矛中人御○說文曰詩曰左旋右抽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刀反抽敕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師久不歸蘜所聆損姑遊戲以自樂也授若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喜已
濟而喜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芙蓉刺朝直遥反也苦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
朝廷
芙蓉如濡音儒洵音荀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以朱反
毛氏芙蓉大夫芙蓉○毛氏曰如濡潤澤

也○歐陽氏曰洵信也○韓文曰韓詩曰佼美
舍猶處也○宋氏曰其語助也○嚴氏曰之子是子也
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嚴氏曰是子處
韓詩彼其佗彼已
素裳豹飾孔甚也司主也
云羔裘豹袪美豹袖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
袖飾異皮孔甚也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采旦反兮彼其之子羜
之彦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
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欤亦未詳其制也朱
氏曰英裘飾也○范氏曰羔羊素絲五紽五

紽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朱氏曰裘
兌明貌○毛氏曰彦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亦之國人思望
而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兮無我惡烏路反
兮不寔市炙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擥袪起居反袂面世反也
孔氏曰裘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
本袪爲袂之末俱是衣袖○宋氏曰君子亦其
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亦也攬持其
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
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兮不寔

好吟報反也

棄之物○毛氏曰諼棄也孔氏曰諼與讙古今字讙惡可
棄之物○鄭氏曰好舊好也

戍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
戍勿釁象一變左右前後蘇非祭仲高渠彌
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來逮故也
不逮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
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
德而好吟報反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
將翱將翔弋芊職反鳧鳥音符與雁

鄭氏曰明星啟明也解見大東○毛氏曰弋繳
音灼射也孔氏曰司弓矢矰矢弟矢用諸弋射
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矰弟矢象焉然則繳射謂
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矰
矰音增弟扶弗反夫婦相警覺以夙興○鄭氏
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言未止於
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
之意者明星已爛欤矣如是則可以翱翔而往
弋取鳧雁而歸也○歐陽氏曰古賢夫婦相警
勵以勤生之語

昧晦也旦明也昧旦晨欲旦晦明未辯之時
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
御莫不靜好

鄭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雁

之上○毛氏曰宜肴也朱氏曰宜和其所宜也
內則曰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
臭宜芯○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
人之職也婦人謁其夫既得其鳥雁以歸則我
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
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
吾其和樂而不淫也孔氏曰琴瑟之樂在於侍
御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
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蘇氏曰荀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為子
雜佩以贈之○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
之類朱氏曰珩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
蠙珠瑱如半壁繫於兩旁之下端琚如坐而兩
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
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珩之
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銳橫繫於瑀下與璜齊
則衝璜出聲也○呂氏曰雜佩非特玉也鑾
遂箴莞粉帨凡可佩之物也○蠙毗民反鑾宣
為反燧徐醉反莞烜綏反帨數支反悅所類反
問遺尹季反也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
問人者左傳齊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
謂之問○毛氏曰順嚮與已和順○朱氏曰言
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亏齊
大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七計反之齊女賢
而不取促句反卒以蘇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

人刺之鄭氏曰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孔氏曰左傳云公之未昏亏齊也齊侯欲以文
姜妻鄭太子忽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如
左傳文齊侯前欲以大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
忽此言齊女賢而不娶謂復請妻者

【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亏齊未爲失也而詩人
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
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
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
逐而憐其疎助至於其歸入也不能懲創而用
賢於是有目之爲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
絕宗能息也又閔其疎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
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
其立之正故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如字將翺將翔佩玉瓊瑤瑴
美孟姜洵慱旬反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奠敬反同車也鄭氏曰女始乘車
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舜木槿音謹也孔氏曰
其華朝生暮落佩有瓊瑤所以納間孔氏曰納
衆玉與玩上下之間孟姜齊女○【顧氏曰】洵偪
也○【毛氏曰】都閒也孔氏曰都者美好閒習之
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王氏曰】古
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瑤言德之容於將將言
德之音亦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瑴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
【李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孟樂劉氏曰謂

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

不偕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舊然誠有是志也益其爲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子子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強而所以持國者固粗待於外助也惟其爲藩有名而釁情所以孚見嗤於祭仲而爲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觧而倥傯者所以益寡

商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所謂賢者倣智者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

世之美好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疎糜枝曰橋糜文曰橋本亦作喬○龍紅艸也孔氏曰龍艸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疏氏曰游龍是紅艸也其枝榦嫪屈著士處便生根如龍也○毛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大者也○孔氏曰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

公之身此篇刺驅公之所美○毛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有實況則一國之大賢材藥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隰他洛反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昌亮反而和胡臥反也○

隰兮隰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氏曰隰槁苦老反也鄭氏曰槁謂木葉也○孔氏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則落葉謂之蘀○蘇氏曰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東氏曰風其吹女者吹蘀槁也○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强弱相艱女倡矣則我將和之

隰兮隰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

毛氏曰漂猶吹也

昭公厭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遇吹

詩衞風難將及矣叔兮伯兮蓋各自謀爾倡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隰兮隰兮風其深匹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愛

毛氏曰深猶咲也

校鼕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善戰反命也鄭氏曰權臣祭仲也

桭氏曰春秋書忽止曰鼈忽蓋不以忽爲君故也不以爲君故詩人目之爲佼童兩頰鼠如何曰魏之童鬚至使人欲通視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爲君離則爲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
毋反兮
鄭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蘇成公之實孤危
將亡君子憂之至忽不能餐息憂君之至也大
不與我言會則棄賢可知也忽賢人豈
以君之不知而浩忽以怠之哉亦盡其忠愛以
憂之而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朱氏曰不與我食兮不與我會猶不與我言也○毛氏曰憂
不能息也
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
謂不交矣疎其可親親其可疎斯其所以亡
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 連反裳裙見正也狂童恣
鄭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資利反行下孟反
忽爭國更出更入而蘇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餘反
毛氏曰惠愛也○興文溱侯渭云渭水出鄠○
朱氏曰假大國有惠忽思念我鄠國之亂欲
歐陽氏曰謂正之者非遵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
求爲我討正之耳
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苦
諸侯衆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
朱氏曰所以狄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
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于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厎平入潁○潁氏曰潁川他士猶他人也

寠裳二章章五句

于芳凶反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臥反男行而女不隨

于之丰兮侯我兮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潁氏曰子謂親迎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兮我不送是子而亡也○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侯我兮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孔氏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程氏曰將迎也

衣錦褧裳

毛氏曰褧禪也蓋以禪穀為之中衣於既反錦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側基反衣綃許云反裡

予與行

毛氏曰敖遨也

衣錦褧衣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毛氏曰駕御也

衣錦褧裳

叔兮伯兮倡予和予

毛氏曰倡導也

裳錦褧衣

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毛氏曰婦人謂嫁曰歸

衣錦褧裳

叔兮伯兮倡予隨予

毛氏曰隨從也

裳錦褧衣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毛氏曰行道也

衣錦褧裳

叔兮伯兮倡予和予

毛氏曰和應也

裳錦褧衣

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毛氏曰歸本也

衣錦褧裳

叔兮伯兮倡予隨予

毛氏曰隨順也

裳錦褧衣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毛氏曰行善也

衣錦褧裳

叔兮伯兮倡予和予

毛氏曰和善也

裳錦褧衣

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毛氏曰歸依也

衣錦褧裳

叔兮伯兮倡予隨予

毛氏曰隨從也

裳錦褧衣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毛氏曰行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朱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今伯今亶森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裳錦褧衣

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毛氏曰嫭人之服不姝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嫭人之服衣裳連

俱用錦片皆有緊故互言之

東門之墠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墠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吐鼎反者町町茅蒐所留反也孔氏曰除地去艸故云町町名茜可以染絳○爾雅曰陂彼宜反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陂○朱氏曰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艸誌其所從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從奔而未得間之辭○釋文墠依壇曰保守切

東門之栗　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氏曰栗行遵上栗孔氏曰行謂遵也左傳云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行列貌依柯傳即就也○朱氏曰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俟其就己而俱往耳

東門之墠　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毛氏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凄凄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興也○陳氏曰凄凄寒涼之氣○毛氏曰風且雨凄凄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朱氏曰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不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 音交 兌見君子云胡不瘳 敕留反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 喜積思自此而愈也 李氏曰喜如病之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兌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鄭氏曰已止也○范氏曰如晦又甚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為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 音金

朱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程氏曰治世則庠敘之教行有灋以率之不率者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蘇以率之風俗新

人莫肯肄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顛沛於末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為系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范氏曰森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庶幾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鄭氏曰嗣續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玉佩 鄭氏曰思其人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貌 鄭氏曰城闕觀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

朱氏曰刺時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甫 許 之 反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激揚而流故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言不可以薪也 鄭氏曰戍守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揚之水不流束蒲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揚之水三章章四句

出其東門

朱氏曰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毛氏曰興也 鄭氏曰縞衣男服綦巾女服 員語助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 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毛氏曰興也闉闍城曲重門也荼茅秋華白而輕 鄭氏曰茹藘茅蒐也

出其東門三章章四句

野有蔓草

朱氏曰思遇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興也蔓草延蔓之草也 鄭氏曰邂逅不期而會適我願謂合我意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臧善也

野有蔓草三章章四句

遽爾棄絕於讒譖兮○襄氏曰石經作子襍說文曰交衽也爾雅曰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瑀如充反琨巳巾反而清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瑀玟而緇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

不來者吾其不一來也

挑他雕反兮達他末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襄氏曰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爲樂孔氏曰稱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此吾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

程氏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士之於學不可一日怠廢一日怠之則其志益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襄氏曰崔靈恩集注達作逢石經挑作佻許慎說文兼用此二字

子衿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蔡臣也○襄氏曰此詩者同姓臣見王風○龔氏曰佻此詩者同姓臣死亡而佻是詩也君子閔忽之蔡忠臣良士終以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兙維予與女蔡侯人之吾人實廷居望反女

揚之水解見王風○龔氏曰兄兙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汝二人而已○范氏曰廷誑也○范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兄兙唯予與女蔡親也蔡侯人之吾人實廷女小人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綵鮮兄羙維予二人寡侶人之
吝人實不侶

兄羙兌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猶
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寡侶人之吝非救之以不侶人吝也忽兌撥
弱強公子彄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
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僞不知所

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孔氏曰魯桓十一季祭仲立
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季突使祭仲壻雍糾
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
二爭也十七季高渠彌弒忽而立公子亹是三爭
也十八季齊人殺子亹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
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季傳瑕殺子儀而
納突是五爭也○朱氏曰五爭晉尾二十季○曾
氏曰哦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新昏
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亡而不能留此所
以爲閔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綿古老
反衣綦巾聊樂我員洛云

如雲衆多也綿衣白色孔氏曰綿細縕
也綦巾蒼艾色○云員古今字助語辭

○兮女之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
也○兮我者非我思慮之所能及也綿衣綦巾聊樂我
員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孔氏曰彼衆女之中

有着編素之衣縗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
矣且得少留以喜樂我云○釋文曰貧韓詩作
魂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
我思且子徐反縞衣茹蔥聊可與娛

毛氏曰闉曲城也陳氏曰門之外有
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荼英荼也鄭氏曰
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氏曰釋艸有
荼苦菜又有荼委葉堇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
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
毓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芧秀然則此言如荼乃
是茅艸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艸也言荼英荼
者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黃地之會言白常白旗
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茅荼秀亦以

白色爲如荼茹蔥茅蒐之深女服也鄭氏曰
蒐深巾也○朱氏曰茅蒐可以染絳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萬艸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困
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遂而附
益之

野有蔓艸零露溥趣菊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於
阮反兮邂戶懈反逅胡豆反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溥溥然盛多也
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宋
氏曰野有蔓艸則零露溥矣有美一人則清揚
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歐陽氏曰男
女香娶失時邂逅相遇於外野之間

野有蔓艸零露瀼瀼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瀼瀼盛貌臧善也○朱氏曰與子偕臧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艸二章章六句

溱側巾反洧于軌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王氏曰盖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爲亟如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爲可哀君之失道也爲可刺

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狄則亂關雎者冀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前漢地理志云鄭地右維左洧溱洧焉士陴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溱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息句反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反藥

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鄭氏曰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李氏曰說文云渙流散也益春冰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祓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艸以祓除不祥詣蘭也陸璣疏曰其莖葉似藥艸澤蘭廣而岐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鄭氏曰既已也洵信也○

范氏曰訏大也勺藥香艸陸璣疏曰今藥韓詩云藥糜香氣未審今何艸○釋文曰勺藥韓詩勺

離艸也言相離別贈此艸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艸可離江離狀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湊洧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男女相棄各蘇匹偶感春氣茲出託采芬芳之艸而爲淫泆之行○鄭氏曰女曰觀乎溱與士觀於寬閒之處士曰已觀矣未遂厚也○釋文曰洵韓詩佗洵佗洵樂貌也

蘭卽今之蘭勺藥卽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爲他物蓋流俗之名不可盡信也

置其花而不論爾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且且注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鄭氏曰將大也

溱洧瀏瀏淒貌殷衆也○鄭氏曰將大也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齊

【呂氏】【讀詩記】【曰】齊者古火鼎之世奚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孔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屬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音惟淄音菑侧其反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集】【傳】【曰】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風

夜箸戒相成之道勉孔氏曰哀公不仁
懿王時
雞鳴矣朝直遙反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雞鳴矣朝上
鳴而夫人佗朝盈而君佗。朱氏曰會朝之臣
之在君所心常恐鮑故以蠅聲爲雞鳴范氏曰
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其疑似者而佗焉
東方明矣朝
毛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又曰
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已昌盛則君聽朝
○纚色解反
蒼蠅飛營營呼弘反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

予憎
翕雀曰營營
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爲之早佗○會氏曰無
庶予憎庶無憎予與子也○毛氏曰古之夫
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毛氏曰蠅飛營營甘
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予憎義也○
范氏曰程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
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爲興之節至於蠅飛
營營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
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則晏其興居皆
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杳旋刺蒸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開於馳逐。謂之好焉。

毛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蒸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開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遵民之道可不慎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猱之間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猱山名從逐也獸二歲曰肩。

兩儇利也。

毛氏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善還也。

毛氏曰於驅則俱遭我又非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名也字或作猱亦作嶩。

皆乃高反釋文曰猱崔靈恩集注本作嶩。

氏曰攻於地記嶩猱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

釋文曰儇韓詩作嬛

子之茂兮遭我乎猱之道兮

於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猱之陽兮

於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

朱氏曰山南曰陽。

爾雅曰狼牡豵牝豜。

九反。

牝名狼。

舍人曰狼牡名豵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太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

嚴氏曰還茂昌崔靈恩集注以三

者皆地名也
當是時齊以游敖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深其神者深矣夫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邁商民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怠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反刺時也時不親迎 奠敬反也

俟我於著兮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 鄭氏曰我嫁者自謂也○ 毛氏曰門屏之間曰著孔氏曰尔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 鄭氏曰素為充耳所以縣音玄瑱吐遍反者或名為紞孔氏曰紞即今之絛繩用雜綵線織之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紞都覽反○ 毛氏曰瓊華美石○ 鄭氏曰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飾瑱也孔氏曰尚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

俟我於庭兮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營

鄭氏曰俟我者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 孔氏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後不宜分為異人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兮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兮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

兮而

鄭氏曰青綬之青○毛氏曰瓊瑩石似玉侯我於堂兮充耳以黃兮而尚之以瓊華兮充耳所以懸瑱也

鄭氏曰黃綬之黃瓊華綺瓊華也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俟於門外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俟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兮而此昏禮所謂壻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兮而此昏禮所謂及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兮而升階而後至堂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化而正之也○刺襄公詩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刺襄公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毛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履隨也○鄭氏曰即就也○朱氏曰言隨我而相就也○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姝匿黨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

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閨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閨○朱氏曰發行於也謁隨我而行於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遥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氏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挈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程氏曰言其不能正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是官也時矣非特刺是官也

朱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號令不時此一語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倒衣裳自公召之

朱氏曰上曰衣下曰裳○龐氏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朱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朱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音暮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圃○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毛氏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程

毛氏曰 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躩知其為阻
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
狂夫亦知其有阻見之則躩然而驚晝夜之阻
非不峭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吾無節之甚
李巟曰吾不能時節其夜之早勉不失之早則
失之勉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佹辭而去之○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
也○孔氏曰襄公諸兒釐公千桓十八季左傳云
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
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
院曰歸止曷又懷止

南山崔崔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
如南山蕩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氏曰
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為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

葛屨五兩音亮冠緌如雖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
庸止院曰庸止曷又從止

葛屨履之賤者冠緌服之貴者庸用也

朱氏曰用此道而嫁于魯也○呂氏曰賚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爲耦雖丘
兩之多各相耦冠綏之雙自爲耦也襄公文姜
蕡麻如之何必告父母兖曰告止曷又箭居六反止
如之何必告父母兖曰告止曷又箭居六反妻
呂氏曰蕡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欤後得麻
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謂兖耕
而東西踐躡繁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
縱橫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朱氏曰欲樹麻
者先必縱橫耕治其田而欤後可以得麻人之
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欤後可以得妻也
今魯桓公之娶文姜而成禮矣兖氏曰
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曷爲不能制

○繹文曰衡亦佗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於
詩佗由云南北耕曰由
箋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敬則制者今魯侯
兖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爲又養其
姦而至於極也故後章曰曷又養其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兖
曰得止曷又極止
呂氏曰克能也○朱氏曰極窮也○李氏曰析
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兖以媒而得
之矣曷爲使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
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音佃甫田爲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

忉忉音刀

毛氏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鄭子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也忉忉蘇氏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成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飭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居竭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毛氏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

驕驕桀桀皆稂莠優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總角丱古患反兮未幾見兮突吐訥反而弁兮

毛氏曰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

○鄭文曰方喪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毛氏曰弁冠也孔氏曰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孔氏曰言有童子婉孌總聚其髮以爲兩角狀丱然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忽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成人○蘇氏曰總角之童而弁於突然也言其求之哉其猶則所有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今諸侯不來而將安往

苟由其道而循其敍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吟報反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畢弋掩兔網小而柄長謂之畢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兔是盧爲田犬也○逡七旬反令令纓環聲孔氏云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狀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傾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語以王與民同樂也此百姓悅之也○

韓詩佺盧冷冷說文引詩佺𤞢

盧黑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孔氏云謂大環貫一小環也三重貫二也鬈好貌

盧重鋂文甘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毛氏曰鋂一環貫二也孔氏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偲才也說文云偲強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古口反剌文姜也齊人惡魯路反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閒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釋文曰桓公軌亦名允隱公弟○朱氏曰防所以止水喻所以扞物故防閒有禁制之意○孔氏曰閒捷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鰥古頑反齊子歸止其從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反如雲

毛氏曰興也○笱梁解見谷風○

毛本疏

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之美者○

勘海胡氏曰毛云鰥大魚孔潁

逵引孔叢子鰥魚其大盈車鼉云鰥魚子以勸
鱮爲比則鰥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荃勸鰥鱮
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爲其笱之敝敗而
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
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恣而難制也○
【孔氏曰】反歸於齊也○【毛氏曰】如雲言盛也○
【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之者衆也許
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
止若魯桓公制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
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言多也○【陳氏大猷云】魴魚似魴
【毛氏曰】如雨言盛也○
厚如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似鱮
不如嗜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鱮或

謂之鰱常容反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惟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氏曰】唯唯行相隨之貌○【毛氏曰】水喻衆
也朱氏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釋文

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故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
通逵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氏白按
春秋魯莊公之二季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享齊
侯于祝丘五季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季春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謀
載驅薄薄普各反簟弟音第朱鞹苦郭反魯遄有
蕩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

弟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箪蔽車以皮革爲本質其上文以翟羽爲之飾謂路車之後戶也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

宋氏曰襄公疾驟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釋文弟佗第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瀰瀰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

者瀰瀰衆也齊子豈弟文姜安狄樂易無慙恥之色也○釋

歐陽氏曰文姜安狄樂易佗爾雅曰本亦作汰

文瀰瀰佗爾曰本亦作汰

齊子豈弟釜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

蕩齊子翱翔

翱翔

嚴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沛今須城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毛氏

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徉也○鄭氏

汶水之上益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李氏

汶水滔滔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滔滔流貌儦儦衆貌○宋氏曰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釋文曰莊公同母弟桓公子
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欤而不能以禮防閑
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毛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
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故多能鄙事君子多
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
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
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辱漢成帝善修容儀升
車正立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
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
趨蹌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嘆辭昌盛也頎長貌○宋氏曰抑
而長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氏曰趨蹌
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
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會本反侯
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宋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
目清明也毛氏曰目上爲名目下爲清○王氏
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之備也○宋氏曰侯張
布而射之也○毛氏曰二尺曰正孔氏曰正者
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實
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以絲畫爲之侯身廣一
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廣一丈四尺者正方三尺三寸其躬

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未
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二正損玄黃孤
卿大夫士同射二正丈白蒼而畫以朱緣正之
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
名有題爲捷點射之難中以中爲俊○朱氏曰
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氏曰言稱其爲齊
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溢
辭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戀反兮射則貫兮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朱氏曰孌壯好貌婉好貌目清而
眉揚故謂目爲清眉爲揚選齊孔氏曰善舞齊
於樂節也貫中王氏曰貫而中革四矢乘矢○
嚴氏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

故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
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釋文反韓詩佗變
四矢反兮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萬則可見
矣說者或謂詩人飄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
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宜爲我甥
也三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嗟
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魏氏家乘讀詩記卷第十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虞虢虞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皆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喬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救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也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寘

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去太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晉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葛屨俱具反刺褊必淺反也魏地陋吝洽隘於慳反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吝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爲也故是詩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掺掺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范氏曰】糾糾繚戾之貌朱氏曰糾糾繚戾矣寒涼之時

之時○【范氏曰】夏葛屨冬皮屨掺掺猶纖纖也○【范氏曰】女婦未見賢遍反之褌也○【謝氏曰】掌男子之下服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繚音了漱悉候反○【范氏曰】要褭也褌領也孔氏曰要是裳褾褌爲衣領說文亦云褌衣領也○【謝氏曰】好人女而未婦爲容好者也毛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好人服之整治之也○【謝氏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要褭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氏曰】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

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閑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嘗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慘佹攜山廉反云好手貌董氏曰石經佹戲分反宛於阮反紱左辟音避佩其寥反掃勑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爲利

毛氏曰提提安諦音帝也范氏曰安徐也宛辟貌朱氏曰宛紱讓之貌也婦望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紱而左辟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氏曰宛紱而左辟者必右婦人之飾也○朱氏曰掃所以掃除也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紱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望於縫嘗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龔氏曰婦新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反沮子預反洳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采藍恩集注敍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敍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侅無度矣雖然其采

度殊異兮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大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洳其漸接廉反洳者朱氏曰汾水名沮洳水漫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氏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麤毛刺今人練以取繭緒五方通之謂酸迷○

毛氏曰無度言不可以寸尺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侅無度矣雖然其采

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軺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軺車之族是也○宋氏曰儉嗇不似賢人也○嚴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已之子義則同

彼汾一方音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兮公行下孟反

宋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垣一方人○范氏曰英者艸木之華也○嚴氏曰公行者主君公車之行劉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謁軺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宦音患軺音毛

彼汾一曲音采其簣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兮公族

宋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曰簣水蔕也陸璣云今濟蔕也葉如車前○鄭氏曰公族主公族之子弟是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也孔氏曰水蔕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著也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黶音黯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政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爲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

憂矣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
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
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亘復有德
教其致傾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匕故詩人憂
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爲
殽典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
心憂之望歌且謠誦詠之爲謠毛氏曰曲合樂
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
謠既徒歌則歌不必合樂也秉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
此散則歌亦謠也○王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爲驕
其情望深切也○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爲驕

慢而曰彼君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
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
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秉言其誰知之而
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狄易知彼之非
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
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
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
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顧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
行於國中以寫憂程氏曰行國循駕言出遊以
寫我憂○朱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
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數則
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役
乎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
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艸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艸木
岵無艸木也陳氏曰岵也岡也皆
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
韻耳○鄭氏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上猶尚
也○毛氏曰旃之也○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
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廣漢張
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己
之心之爲深切也○朱氏曰我欲行之時父致
戒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勤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
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艸木曰屺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
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無寢常志反寐也

毋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毋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毛氏曰山脊曰岡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
死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孔氏曰謂上田陋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疆陵弱眾暴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為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

孔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國郛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艸木○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云云田中不得有樹田妨五穀○

來者歌兮孔氏曰閒閒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還者孔氏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總解之○孔氏曰魏地狹民稠未必即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隘隘耳○

釋文閒閒之外兮桑者泄泄閒閒作閒閒曰本亦作閒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橫渠指桑地為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於無井受之田使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舍兮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亶容尚守古濛容或數家井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為定數也

俞未平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十畝之間

伐檀待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
力纏反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連
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丸彼
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宋氏曰檀木可以爲車
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寘置也干厓
也○箋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漘者清
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文云
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
漣瀾雖異向義同○宋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
按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伻兮○毛氏曰稼之
曰稼歛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孔氏曰廛謂一
夫之田百畝也○箋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
而受祿爻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

孔氏曰視汝之庭則所懸者是貆獸也彼君子
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
悠然於河之干遵俟而不然陂貉而不閑者
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
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爲而積汝未
嘗狩獵貆何爲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
君子義不素飧親伐檀以自食者兮此特旁
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
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毛氏曰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
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爲車之輻側猶

厓也○毛氏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
億三百禾秉之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爲
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
億爲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類若
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知
禾之把數○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
音倫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倫反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
素門反兮

毛氏曰檀可以爲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
如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
圓者爲困孔氏曰方者爲倉
鶉鳥也小雅郭璞
注曰鶉鵪之屬也○鵪烏含反孰食曰飧說文
曰飧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呂驗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
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者
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
稅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莫我肯顧
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毛氏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璣云今河東有
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
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
縣是也言其方物宜有此鼠○毛氏曰貫事也
○毛氏曰逝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鄭氏
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

五百七

私原肯美國千藍
文書圖藏南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